

宣统皇帝

刘德桂 著

(下)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皇帝全传/赵辉等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4

ISBN 7-5013-1792-5

I. 大… II. 赵… III. 皇帝 - 列传 - 中国 - 清代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502 号

1247.53
450

书 名 大清皇帝全传
DAQINGHUANGDIQUANZHUANG
作 者 赵辉等

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铁十六局材料总厂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98
字 数 968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3-1792-5/K·336
全套定价 980.00 元

四、振翅欲飞 翩断梦破

溥仪看了新娘子一眼，只见婉容眉如远山含黛，眼似秋水盈波，心中一动，这位大婚前的少年天子，竟也未能脱俗，周身不由自主地热燥起来……

“起火了！起火了！”溥仪猛然回头望去，只见西北方向烈焰冲天而起。那正是宫中藏宝最多的建福宫！溥仪心头一紧，这场火，将烧掉多少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望了最后一眼紫禁城，溥仪低头钻进了汽车。是啊，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取消了皇帝尊号的他，还能再成为那团龙金椅的主人么？……

随着亲生母亲的去世，快满 16 岁的溥仪终于冲破了束缚他日常生活的一些习俗和礼节。什么时候学习和什么时候玩耍，都可以由他自己来决定。他宁肯自己从宫中的这座庭院走到那座庭院，或者是从这条长街跑到那条小巷，也不愿坐那顶大黄轿。在宫中的官员们看来，宫廷礼仪，接见礼节和庄严的周年纪念仪式乃是皇上生活的全部内容，而溥仪对这许多事情却漠然置之，不屑一顾，其左右无不为之震惊。溥仪完全理解自己这种名不符实的皇帝地位，他不愿把自己看成是真的皇帝，也不愿把身边的王公大臣看成是真皇帝的左右，这使他身边的王公朝臣们非常烦恼。溥仪对那些赤裸裸的阿谀奉承深恶痛绝，又对那些对他稍有不恭的人大打出手，身边的太监时常被他打的皮开肉绽，而有时，却被他疼爱得死去活来。

他从庄士敦的画报中看到了许多洋狗，于是，养心殿简直成了狗窝。随他出行的，太监少了，代替太监的是形色各异的狗。

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他认为人们都是虚伪的，都在骗他，只有那些狗对他忠实，他喜爱这些狗，绝对超过了身边的那些太监及宫内外的王公大臣们。

这一天，7点多钟，天已黑了，溥仪带着一群小哈叭狗溜跬，突然，见前面有一个黑影，溥仪一跺脚，一群哈叭狗汪汪汪直奔黑影而去。

“娘的个操！敢咬老子！”那黑影手中有个扫帚，便舞弄起来，狗叫的声音不再是“汪汪汪”而是“昂昂昂”。

溥仪迅速地赶到，一声口哨，狗停了下来，围在溥仪的脚边。溥仪看前面的人，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太监，便道：

“你为什么打狗！”

“这真是怪话，哪有狗咬人不许打的。我不打，就让他咬死啦！”

那小太监又挥舞着扫帚，小狗们直往溥仪身后躲。

“你你这叫冲撞皇上！”

那太监把扫帚一丢，扑通跪地：“俺的娘，你你是万岁爷呀……”咚咚咚就是几个响头。

“明儿个听信，你走吧。”溥仪刚转身要走，想起了还没问对方名字，“你叫什么？”

“俺叫春喜儿，河间府的。”

春喜回到住处，一群太监围着他，七嘴八舌，都以为他要大祸临头。

春喜儿哭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道圣旨下来，他却成了皇上的御前太监，大家都为他庆幸，庆幸他因祸得福。

春喜儿奉旨来到养心殿，离殿门还有老远，就见一群狗汪汪汪地跑来，这下春喜可吓坏了，转身就跑，旁边一个太监大叫：

“不许跑，万岁爷的狗撵来了，能跑吗？”春喜儿面如土色，站着不敢动了。又听见一声口哨响，围着他汪汪直叫的狗又回了养心殿。

“喜儿，过来吧。”

春喜回头，见溥仪和另一个和他长得一样的少年正站在殿前，微笑着看他。

春喜儿走上前，给万岁爷请了安。溥仪道：“给二爷请安。”

春喜又跪地咚咚咚地磕了几个响头给溥杰请了安。

“春喜儿，把包裹放在这儿——帮他拿进去，”溥仪回头叫了一声，有太监躬腰跑过来，拿过春喜的包裹，溥仪道，“随我们来吧。”

走了没有几步路，溥杰问道：“你来宫中多长时间了？”

“一年。”

“原先在哪里？”

“在贝勒爷府上。”

“在那里几年？”

“也只两年。”

“你这么大的年纪，怎么会净身呢？”

春喜道：“待净过身，才知道早已是民国了，宫中府中不收太监。好不容易托门子到了贝勒府干了两年，可府上用度不够，就到了宫里，在这里，我是‘黑户儿’，内务府中名册上没有名儿的。”

“在宫中干啥？”

“别人叫干啥就干啥。在景仁宫干的活最多，总是为他们加火买烟，有时也帮他们打扫，那里总是一天赌到黑，两天赌到晚。”

溥杰道：“皇哥哥说的对，这宫中的太监，是祸害的根源，开赌局，开鸦片烟店，偷东西，什么事都干，确实是该整顿一

下。”

溥仪对春喜儿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身边吗？”

“奴才不知道。”

“我看你憨直，才这样的，我最喜欢直来直去，忠心事主的人。”

溥杰道：“不许把万岁爷的话往外说。”

“奴才知道了。”

说着话，溥仪兄弟、春喜儿和一群狗已经来到御花园，溥仪兄弟站在假山上，久久地望着喧嚣的街市。

溥仪忽然道：“有人说站在这里能望见对面景山上朱由检上吊的地方，你说能吗？”

溥杰迟疑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溥仪走下假山，道：“历代最末一个帝王，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像我活到现在，又是这高墙之内的主人，真是奇迹了。杰弟你说，这能久长吗？”

溥杰道：“即便能久长，还不是龙落池塘遭蝦戏，总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才好。”

“出去怎样最好呢？”

溥杰道：“出国留洋最好。”

“我也早就有这种想法，我总不想困死在这紫禁城。”

“咱们试试看吧，皇哥哥先和阿玛商量一下。”

第二天，在东暖阁里，皇上单独召见了王爷，旁边，只有一个春喜。

“阿玛。”

载沣愣了起来。

“阿玛。”

载沣张口结舌，只是说不出话来。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难道不是我阿玛吗？难道不是我的亲

生父亲吗？”

“皇帝，”看着溥仪已滚出泪花，载沣早已泣不成声，“皇皇帝，我知道我无无能，没有守住祖业，可是，大义不能改改呀。皇帝有什么话就就说吧。”

溥仪道：“咱放弃那优待条件不行吗？”

“那怎么行？帝王的尊号如果不在了，祖业还怎么恢复？”

溥仪道：“总是恢复祖业，恢复祖业，可是报纸上登的消息明摆着，奉系与直系已水火不容，刀兵相见的日期不远了。政局如此不稳，当局会不会加害于我？哪里还能谈什么优待条件，不是早已过时了吗？”

“优待条件载在盟约，为各国所公认，不可能不承认的。”

溥仪道：“庄士敦师傅告诉我，中国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外面起作用。如果有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登了台，再去想办法，怎么能来得及？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幽王被弑于骊山之下，就是离咱最近的朱由检，就吊死在对面的煤山上。历代的纷乱时期的君主有一个有好的下场吗？既然外国人能左右时局，何不直接去找外国人而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一席话说得载沣战战兢兢，毛骨耸然，他道：“皇帝要怎怎样呀？”

“我要出洋留学，和溥杰一起。”

犹如晴空打了个霹雳，载沣差点昏倒，半晌，才说道：“完了，这样一切都完了。”

“我和溥杰是你的亲生儿子，出了洋，就有了外邦的支持，我们自己的安全就有了保证，我们就能学到各种知识，获得各种能力，就是不能恢复帝位，也能竞选总统。就是不能做总统，也能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成就。可是在这里，我们能学到什么？得到什么？我们手里有什么呀？你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困死在这

里吗？”

“我我我再和别人商量一下。”

“你自己怎么看？”

“我我……”

溥仪见情理都打动不了他，一股悲愤从心底升起，道：“我早已没有了父亲。”说罢甩手出去了。

载沣号啕大哭：“为什么要选我的儿子当皇帝？为什么要选我的哥哥当皇帝？老天爷啊！你你你捉弄人，我们犯了什么错？”

溥仪来到毓庆宫，眼泪仍在流着，见了庄士敦，道：“王爷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怎么了，皇上！”庄士敦吃惊地道。

“他什么事都犹豫不决，在我出洋留学的事上，一点也不通人情。”

“存天理灭人欲，已成中国的信条；这且不说，即是从人情上，在王爷看来，在宫中总是安全的，这样过安稳的日子，在他看来是再好也不过的了。一般的中国人都总是安于现状，何况像王爷这样处在动乱危机之中的人。”

“嗨，难道眼睁睁地就这么完了？”溥仪停了一会儿道：“庄师傅，你是真心对我吗？”

“皇上，臣是绝对忠心的。”庄士敦连忙说道。

“我不是皇上，我现在是你的学生，对你的学生，你难道不全力帮助吗？老师，是天下最伟大的人；老师为学生，可以做一切事情的，不是吗？”

“当然是的。”

“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帮助我出洋呢？”

“这，”他望着溥仪渴望的目光，“这当然也是可以的。”

“庄师傅！”

溥仪扑到庄士敦的怀里紧紧地拥抱，二人的心跳在一起。

第二天，毓庆宫中来了许多人。师傅们都来了，内务府连世续也来了，他喘得很厉害；王爷不用说，其余是载泽、载洵、载涛、溥伦；三位太妃也一齐来到——庄和太妃已卧病在床。

世续先说道：“万岁爷，只要您一出城，就等于是……放弃了……优待条件。既然民国都……没有取消，您又何必自己……偏要放弃而出洋呢？”

世续说完话，差点憋了过去，再看其他的人，个个脸色凝重。

溥仪看到这种阵势，知道再解释也没有用，于是不再说在养心殿东暖阁与王爷说过的话，道：“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黎民百姓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人家先取消优待的好。”

陈宝琛道：“优待条件载在盟约，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

“外国人帮我们——那么我直接到外国去不更好吗？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载泽道：“孙文的党徒遍布世界，皇上出去，必定危险得很，我们在座的有几位都遭到过暗杀，只是上天保佑而躲过劫难。那么，只身走出宫墙，汇入不可知的人流，后果不可想像。外邦就是想帮助，但对他们的暗杀手段，又能怎样呢？”

这时，三位太妃高度团结，齐声软言相劝。

“我……不会走的。”溥仪差点窒息了，两眼失去了光彩。

众人退去了，好久，溥仪才觉得心情舒畅些。

庄士敦瞅室内无人，悄声对溥仪道：“皇上，载贝勒倒像是开明一点的，不如探探他的口风。”

“好吧。”

养心殿东暖阁里，溥仪又屏退众人，只和载涛对面坐着。

“皇叔，我愿做你的侄儿，不愿做你的皇上。”

载涛脸色大变，忙跪倒在地上：“刚才做错什么了！”

溥仪却摇头笑着，拉起了载涛，道：“我真是这样想的，皇叔不要惊慌。”

载涛的心仍在突突地跳着，疑惑地看着溥仪。

溥仪道：“直奉交战在即，南方孙文势力又起，我在这宫里真的很安全吗？”

“皇上，奴才愿效犬马之劳。”

“皇叔——”溥仪道，“快起来坐下，快——难怪庄士敦师傅说，中国的礼法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真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把人都弄得生分了。我们多点亲情不好吗？”

载涛这才觉得溥仪今天是有什么事要和他说，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才稳下心，擦掉头上的汗。

“皇上真把我吓死了，以后可不能这样乱说了。”

“好吧，”溥仪道，“我在这安全吗？”

“要是很安全，当初我怎么给皇上请洋师傅呢？”

“与其请洋师傅，不如让我走出去。”溥仪定定地看着载涛。

载涛道：“我也这样想，可除我之外，就再没有别人了——皇上叫我来，原来是为了这事呀。”

“是的。皇叔能帮助我出洋吗？”

“我起不了作用。这事还是请洋师傅，他们也为自己的安全着想，所以一说就通了。可是要皇上出洋，就是放弃了优待条件，就等于宫内外的人都没有了生存的依靠，他们怎么活下去？所以肯定说不通。”

溥仪道：“我也知道说不通。”

“那——怎么帮呢？”

“帮我逃出去。”

载涛坐在那里，如木刻一般，半天，才说道：“是可以试一

试，可是出洋要钱，皇上要先筹钱。另外，这事，别走漏了风声。不然，我——”

“我知道，这个你放心，没人知道你参与这事。”

“好吧。”

不久，溥仪、溥杰兄弟又在御花园的亭子议论了半天。溥杰道：“七叔说可以先在天津的租界买房子，以备急用。”

“他想的很周到。他有没有提让溥佳和我们一起干？”

“我这样和他说了，他说不行，若是溥佳参与进去，人们一定会疑心的。”

他们决定，第一步筹措经费，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皇上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把这些东西存到天津的房子里，然后卖出。之后，想办法逃出宫。

于是，载涛去了天津，不久，溥杰告诉溥仪，房子已准备好了，绝对可靠。

溥仪、溥杰和他们的七叔载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天，太妃有谕，让皇帝不要上学了，在养心殿东暖阁里有大事要说。溥仪心里忐忑不安：怎么，我们的行动被别人发觉了？

这一天，东暖阁里除了太妃、王爷、师傅、内务府、宗人府的大臣外，另有十位王公也来了，看见这阵势，溥仪的心里有些发抖，停了一会儿，心想，他们如果真的发觉了我们的事，我将和他们大吵大闹，看他们能怎么办！

可是，端康太妃的话却打消了他的顾虑。端康太妃道：“皇帝已到了大婚的年龄，今天让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商议这个事的。”

敬懿太妃道：“是的，皇帝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

大家一致同意，纷纷说这事确实应该办了。

原来，太妃和王爷见溥仪三番五次地要出洋留学，又要做一些其他出格的事，觉得不如为他筹备婚事，结了婚，皇帝大概就

老实了。几位太妃意见一致，和王爷一说，一拍即合。太妃、王爷又把这事和陈宝琛师傅商量。陈宝琛认为，皇上大婚后就可亲政，太妃就不会再干涉皇上的生活。皇上成人了，思想也许会有所转变，所以也督促早定大婚之事。今天的聚会，是已酝酿得差不多了才召集的。

溥仪心想，这个时候怎么能谈大婚的事情呢？便说：“虽说我年龄已大，可离结婚的年龄毕竟还差了一些，这时议这事情，未免……”这时，他看到载涛在向他示意，在摇头，便继续道，“未免早了些。”

陈师傅道：“有典可查的，一点也不小，何况这中间还要有段时间。”

“那……就这样定吧。”溥仪道。

于是大家便激烈地议论起来，最后观点比较一致的是，像祖宗那样选秀女是不可能进行的了，那么就通过看照片来进行。请示了皇上，溥仪点头道：“可以，就这么办。”

会议散了，溥仪留下载涛，道：“皇叔，现在怎么能办这事呢？”

载涛道：“这样，大家便把目光都集中到了大婚上，有谁还会注意皇上，这不正有利于咱们的行动吗？”

“好！好！”溥仪也乐起来。

第二天，见到了庄士敦。庄士敦道：“皇上应该同意大婚。在中国，皇帝大婚了，就等于成年了，自己就能主政了。那么王爷和太妃对皇上的管束也就自然地解除了。”

“这太好了！”溥仪还不知道大婚有这么多的好处。

一天，放学了，毓庆宫书房里只溥杰和溥仪两个人。

溥仪给溥杰系好包袱的带子，道：“我今天赏你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和《二谢帖》，还有阎立本的一卷画轴。”

溥杰笑道：“谢皇上恩赏。”

溥仪道：“东西都很安全吗？可别像太妃和福晋那样把东西都丢失了。”

“放心吧皇哥哥，这些都是我和七叔亲自办的，都亲自存放在天津租界里，万无一失，谁也不知道。”

“这就好，这就好。”

“还有好事呢。”溥杰诡秘地笑了。

“什么事？”

“外面对皇哥哥大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阿玛和七叔那里有两位特漂亮特俊俏的两张姑娘的照片，皇哥哥看了，一定心花怒放。”

“别开玩笑，这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要是说出这两个姑娘父亲的大名，你肯定就有兴趣了。”

“还能有谁？”

“皇哥哥肯定猜不出，你猜是谁？是徐世昌总统和张作霖将军的女儿？”

“什么？”溥仪哈哈大笑，“我都要了，有了这两位岳父，还怕什么。”

“皇哥哥当真吗？”

“笑话！他们算什么东西！”溥仪恨恨地道，“真是天道变了，像这样的政治流氓和土匪军阀也配和真龙天子结亲！”

溥杰流泪道：“皇哥哥有所不知，他们还想让我也娶张作霖的女儿呢。皇上可能挣脱掉，我就不一定了。”

“那，咱就快一点。”

溥杰又破涕为笑，道：“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忙我们的。”

溥仪道：“这样最好，再没有谁注意我们。”

这样，溥杰每天放学回家，必带一个大包袱。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不必

说，有钟繇、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王维的人物，马远和夏珪、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溥仪和溥杰兄弟偷运出去了。运出的手卷字画、挂轴册页、古版书籍，不计其数，而且还在继续偷运着。

在溥仪、溥杰偷盗正忙的时候，北京城外，炮火连天。吴佩孚、曹錕要建立亲英政府，张作霖却要建立亲日政府，最后只有用枪炮说话。张作霖很快退回关东，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直系手中，徐世昌总统见左右不了形势，仓皇出逃。而庄和太妃也在此时升天。

这一夜，月色特别好。

“万岁爷，不如出去散散步，闷在屋子里许多天了，对身体不好。”阮进寿这样劝着皇上。现在溥仪特别害怕暗夜，就是在—群狗和—大群太监的护卫下也不敢出去。许多天过去了，连白天溥仪也蜷在养心殿里，很少到毓庆宫去读书。

听了阮进寿的话，溥仪往外面看了看，月光如水，苍天澄明。便说：“好吧，去去就回来，不要走远。”

溥仪带着他庞大的狗的队伍，又在—大群太监的簇拥下才走出养心殿。穿过月华门，眼前骤然开阔，溥仪的心里也舒畅起来。不知不觉穿过日精门，信步来到景仁宫旁。

突然，啪地—声脆响，随后是—句：“我要杀了你！”

“啊——”溥仪大叫着，抱头就往回跑，—群狗汪汪汪地叫着，太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随着跑，—气跑到上书房，溥仪脸色青紫，嘴唇发黑，阮进寿见皇上恐怖成这样，问：“万岁爷到底看到了什么？”

过了许久，溥仪才说道：“我听到有声响，随后是—个人喊

‘杀’，要谋害我。”

阮进寿明白了，那“啪”的一声，必定是麻将的声音，随后的“杀”则是“通吃”的意思，万岁爷耳朵尖，恰恰就听到了。

阮进寿道：“直奉开战，徐世昌出逃，万岁爷可能受了刺激。今晚上听到的，是万岁爷的幻觉，万岁爷，没有什么，休息去吧。”

“我明明听到的。”

“到现在宫里不安静得很吗？绝不会有什么的。”

“他们藏在暗处，要谋害我。”

“万岁爷多虑了。曹锟、吴佩孚和英国人好，庄师傅又是万岁爷的老师，他们能不千方百计地保护皇上吗？别多心了。”

这句话却真的消减了溥仪的恐惧心理，但嘴里仍喃喃地道：“我明明听到的。”

在上书房停留了一个时辰，乾清宫到养心殿站满了人，溥仪才走出上书房。乾清宫前的广场更显得空荡荡的，溥仪越是不想往四周看，可是眼睛却越是不听使唤，尽看一些他不愿看到的东西。

突然，又是一阵稀哩哗啦，乒乓啪啪的声音破空传来，夹杂着叫骂声，争吵声。溥仪心里发紧，也不吭声，回到养心殿，也不再愿去长春宫。

第二天，他找来绍英，问：“昨天晚上的叫骂声是怎么回事，你快查清楚。”

“瞧。”

不一会儿，绍英回来报告道：“是庄和主子宫中在分东西。”

“分东西？分什么东西？”

“这……一向都是这样的，如果哪一宫的主子升仙了，她宫中的人就会分她的东西。”

“岂有此理！”溥仪嚎叫道，“严办！严办！”

“瞧，瞧。”

可是几天过去了，并没有对那些抢东西吵嚷的太监进行处理。

“春喜儿，你和虎子、豹子就睡在我的床边，不要到哪儿去。”

溥仪对太监厌烦透了。

这天，在养心殿里，溥仪无心看那些报纸，心里烦躁得很。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后，牙一咬，给庄士敦打了个电话。

“喂，是庄师傅吗？”

“皇上！皇上有什么事吗？”

“你今天下午三点钟到养心殿来见我。还有，你准备两部汽车，在东华门外等候。”

“有什么事情吗？为什么带两部车子？”庄士敦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非常疑惑。

“这个你别问，来了就知道了。不过，这件事，绝对不准向外人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行了。”

“好吧。”

下午，庄士敦按溥仪的吩咐开了两部车进宫，两部车子都停在东华门外。

庄士敦骑马来到养心殿，东暖阁里只有溥仪和他，没有第三个人。

“皇上，出什么事了。”

“庄师傅，我已下定决心冲出这牢笼，你现在就带我到英使馆去，从那里我出洋留学。”

庄士敦惊讶万分。

溥仪又道：“一旦到达使馆，我就通电全国人民，说明我对继续留在无所事事、只领国家津贴的这个位置上感到羞耻，我要放弃民国政府的每年四百万元的津贴，我要放弃帝号包括占据皇

宫的一切特权，声明后，我请庄师傅与英国政府疏通，安排我出访欧洲。在出国旅行的必要事项还没有办妥之前，还得麻烦英国公使予以接待。”

溥仪静静地望着庄士敦，见他不说话，便急起来，在里面转着圈子。

“皇上，此时不能走。”

“什么？”溥仪听了庄士敦的话很惊讶。

“皇上此时不能走。”

“你，你不是整日地劝我离开这宫中，离开这庸俗的人群，腐败的环境吗！今天我作出了决定——这也是你平时督促我的——你怎么竟然不同意我走出去！”

“皇上，让我慢慢讲，不错，我时常劝皇上早下决心，毅然离开这扼杀生机的宫廷，但是现在的时机却不好，现在徐世昌总统刚刚逃离北京，皇上在这时出去寻求外国的庇护，那么，这两件事情将会自然而然地被新闻界和舆论界看作是一种默契，即皇帝和总统的命运乃是神秘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对徐世昌总统的谴责乃至攻击，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或更多地指向皇上。还会有人认为，徐世昌总统在和皇帝一起搞什么阴谋，皇帝的逃离是由于内心受到谴责，心虚才这样做的，另外，皇上放弃帝号也不会消除舆论界的怀疑，只会证明皇帝之所以作此甘愿放弃不久以后无论如何将被迫减少的权利的表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已。”

“我……我不是这样的，你是明白的，我的这种帝位让我感到耻辱，我的臣民是谁？是谁？我不愿要这个帝号了。我也清楚我的臣民都是在靠我的四百万生活，他们附在我的身上，如同一群蚂蚁叮在一块香糖上，他们关心的肯定不是我——没有人真正地关心我，而只是关心他们自己。他们把我当成摇钱树，挣钱的幌子。庄师傅，我要离开这里，何况，这些军阀们，在一夜之间